

疯狂的游戏

(德) 塞巴斯蒂安·菲策克 著 姬健梅 译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疯狂的游戏

Amokspiel

(德) 塞巴斯蒂安·菲策克 著

姬健梅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疯狂的游戏 / (德) 菲策克著; 姬健梅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1.11

ISBN 978-7-5133-0415-3

I. ①疯… II. ①菲… ②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 IV. ①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07027号

AMOKSPIEL by SEBASTIAN FITZEK

Copyright © 2007 by Droemersch Verlagsgesellschaft Th. Knaur Nachf. GmbH & Co.KG, Munich, Germany

The book was negotiated through AVA international GmbH,

Germany (www.ava-international.de)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© 2011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.

疯狂的游戏

(德) 塞巴斯蒂安·菲策克 著; 姬健梅 译

责任编辑: 姜晓倩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回归线视觉传达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×1230 1/32

印 张: 10

字 数: 240千字

版 次: 2011年11月第一版 2011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415-3

定 价: 28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命运女神洗牌，我们玩牌。

——德国哲学家叔本华

要了解一个人，观察他玩一小时的游戏，胜过和他谈一年话。

——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

序 曲

他接到那通毁了他一生的电话时，正好是下午六点四十九分。他这么准确地记住了这个时间，大家都感到很惊讶，包括警方、他那无能的律师，还有情报局派来的那两个人——那俩人起初自称是记者，然后偷偷在他车后行李箱里塞进一包可卡因。每个人都问他为什么把接电话的时间记得这么清楚，毕竟，这和后来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相比，实在不是很重要。答案很简单，他在接起电话后，曾经盯着答录机上规律闪烁的电子时钟愣了好一会儿。这是他的习惯，每当他想要集中注意力时，就会将视线专注在某个地方，也许是窗玻璃上的一点污渍、桌布的一道褶皱，或是时钟的指针。总之，让双眼凝视某处，仿佛能借此让思绪有个地方休息，就像一艘船在港口里下锚系缆一样，让他能更清楚地思考。在这一连串事件发生之前，当他在诊所里面对病人种种复杂的心理问题，他习惯盯着厚重木门上的一道纹路。阳光透过深色玻璃照进他格调高雅的看诊室里，随着光线的变化，那道纹路让他联想起一个星座、一张孩童的脸，或是一幅富

有挑逗意味的裸体画像。

他在下午六点四十九分五十二秒时拿起手机接听，浑然不知一场灾难就要发生，也因此他在头几秒里完全没进入状态。他的目光徘徊在这个楼中楼公寓的底层，一切都很完美，罗马尼亚籍的管家露易莎把房子整理得井然有序。公寓位于宪兵市场，在柏林的新市区，他在银行理财专员的鼓吹下买下了这个房子。一个星期前他还觉得这根本是浪费钱，但此刻他却很庆幸中介公司还没能替他把这间豪华公寓租出去，因此今晚他才能给雷欧妮一个惊喜，在阳台上共享一顿烛光晚餐，眺望灯火辉煌的音乐厅，而且他准备问那个她一直不让他问的问题。

“喂？”

他拿着手机走进宽敞的厨房，厨具跟绝大部分家具一样，是前天才装好的。他原本住在柏林市郊一栋湖滨别墅里，邻近连接波茨坦与柏林市的克里尼克桥。

他之所以能过这么优渥的生活，得归功于他在进大学之前就成功地做了一次心理辅导。一个女同学因为一次重要的考试没考好而心灰意冷，意图轻生。他多次跟她长谈，劝她打消了这个念头。这个同学的父亲开了一家电脑软件公司，为了表达感激之意，送了他一些公司股票，那些股票当时并不值什么钱，可是几个月后股价却在一夕间飙涨。

“喂？”他又说了一次。原本他正想把香槟从冰箱里拿出来，此刻他停下来，想把注意力集中在从话筒另一端传来的声音上。没有用，背景杂音太大了，他只能断断续续听见几个字。

“宝贝儿，是你吗？”

“对……起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你在哪儿？”

他快步走向客厅，手机充电器就放在落地窗前的一张小茶几上，窗子正对着皇家剧院。

“现在听得清楚了吗？”

显然没有。他的手机在这整栋大楼里都能清楚收到信号，即使走进电梯，从七楼下到一楼，再到对面的希尔顿饭店里点一杯咖啡，通话都不至中断。问题显然出在雷欧妮的手机。

“……今天……再也不……”

接下来就只听见一连串的杂音，就像用老式数据机拨接网络时发出的声音。杂音随后又突然消失，他还以为信号断了，把手机拿到眼前，看了看闪着绿光的屏幕。

通话中！

他再把手机拿到耳边，刚好又听见了两个字，随后那个混合着风声和电讯干扰的杂音再度出现。从这两个字他清楚辨认出那确实是雷欧妮的声音，也听出她在说出这两个字时并非喜极而泣，她显然出事了。这两个字在后来那八个月里不断纠缠着他——“死了”。

死了？他努力思索这话的含意，想问她的意思是不是无法来赴约了？同一瞬间里，一股不安的感觉涌上他的心头，就像在不熟的地区开车，遇上红灯，路上空荡荡的，一个行人朝他的萨博汽车走来，他会本能地把车门锁上一样地忐忑不安。该不会是她腹中的孩子吧？

一个月前他在垃圾桶里看见了一个验孕棒包装盒，她没有告诉他，她一向什么也不说。跟别人提起雷欧妮时，他总是满怀爱意地说她“文静而神秘”，刻薄一点的人则多半会说她“难以亲近”甚至“个性古怪”。

从外表上看，他和雷欧妮是一对金童玉女，两人的合照很适合放在待售的相框里当活广告，就像一对幸福洋溢的新婚夫妻。她美丽又

温柔，有着浅棕色的皮肤和一头乌黑的鬈发；他三十多岁，模样还像个男孩，发型中规中矩，眼神里带着一丝幽默，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竟有如此的美女相伴。外形上两人很相称，但个性却是南辕北辙。

第一次约会时他就把一生的故事都告诉了她，但雷欧妮却不太提起自己的事，只说她在南非长大，家人在一家化学工厂失火时丧生，而她刚到柏林不久。除了这些，她的过去对他来说就像一本页片四散的残破日记，有几页上潦草地写了几行，有些地方则整段空白。她没有童年的相片，没有闺中密友，左脸颧骨上方还有一道浅浅的疤痕。每回他一问起，雷欧妮总是立刻转移话题，或是微微摇头。尽管他对此深感疑惑，他却明白这些秘密阻止不了他想娶雷欧妮为妻的念头。

“亲爱的，你想说什么呢？”他把手机换到另一只耳朵旁。“雷欧妮，我不清楚你说的话。你为什么要说对不起？什么东西‘再也不’？”

而死了的是谁？还是什么东西？他不敢问，虽然他猜想她可能根本听不见他说的话。于是他做了个决定。

“亲爱的，电话信号实在太差了，如果你听得见我说的话，就先把电话挂了，我会马上打给你，也许信号会……”

“不，不要！”

信号突然清楚了起来。

“嘿，总算……”他不禁笑了，但笑声旋即中断。“你的声音怪怪的，你在哭吗？”

“没错，我是哭过，不过这不重要。你听我说。”

“出了什么事吗？”

“没错，但你千万不要相信他们说的话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不要相信他们跟你说的话，好吗？不管他们说什么，你得……”

句子的后半又被电讯干扰的杂音给淹没了。就在同一瞬间，他吃惊地蓦然转身，朝门口望去。

“雷欧妮，是你吗？”他对着电话和大门同时问道。

有人正重重地敲着门。他暗自希望是女友出现在他面前，而手机信号不好只是因为她之前人在电梯里的缘故。这样一来整件事就说得通了。“对不起，亲爱的，我来晚了。下班时间塞车，下次再也不走这条路了，我累死了。”

可是她要我别相信什么？她为什么哭？又为什么敲门？

她是一家税务事务所的助理秘书，今天上午他请快递把公寓钥匙送到她办公室去，还附上一张纸条，要她看《法兰克福汇报》的第三十二页，上面有他刊登的一则启事，画着通往这个公寓的地图。

就算她忘了带钥匙，又怎能在管理员通知他之前径自上楼呢？任何人要上楼都得先经过管理员通报啊。

他开了门，而他的疑问不但没有得到解答，反而更深了。门外是个陌生男子，从外表看来，健身房大概不是他爱去的地方，他挺着个大肚子，把白色的棉质衬衫撑得鼓鼓的，看不出他是否用了皮带，还是全靠肚皮上那圈肥肉撑着那件旧旧的法兰绒长裤。

“抱歉，打搅下。”那人开口了，局促不安地用左手的拇指和中指按着两个太阳穴，仿佛偏头痛正要发作。

事后他想不起这个陌生人到底有没有自我介绍，还是出示了证件。可是那个人说的头两句话是那么刻板，让他马上明白了此人闯进他的世界是基于职业原因。他是个警察，而这绝不是件好事，大大不妙。

“很抱歉，不过……”

噢，天啊，该不会是母亲吧？还是哥哥？可千万别是我侄儿。他脑海里迅速浮现了所有可能出事的亲人。“你认识雷欧妮·格雷果吗？”

那个警察用粗短的手指揉着他的浓眉，浓密的眉毛和几乎已经掉光的头发形成强烈的对比。

“认识。”

他脑中一片混乱，乃至没有察觉心中逐渐涌起的恐惧。这一切跟他的女友有什么关系？他看了看手机的屏幕，上面仍显示在通话中。不知为什么，他觉得就在这几秒里，他的手机好像变重了。

“我尽速赶来，免得你从晚间新闻里得知此事。”

“究竟是什么事？”

“你的女友……嗯，一小时前她出了严重的车祸。”

“什么？”他心里像放下了千斤重担，此时他才明白自己心中有多么恐惧。他的心情就好比一个人接到医生打来的电话，说他其实并没有感染艾滋病，是医院的疏失，拿错了检验样本。“你在开玩笑吗？”他笑着说。

警察看着他，一脸疑惑。

他把手机拿到耳边。“宝贝儿，有人想跟你说话。”然而就在他想把手机递给那个警察时，他迟疑了一下，事情有点不对劲。

“宝贝儿？”

没有回答。电讯干扰的杂音又变强了，跟他们刚开始通话时一样。

“喂，亲爱的？”他转过身去，用左手食指塞住左耳，快步穿过客厅，走到窗边。

“这里信号比较清楚。”他对那个警察说。警察慢慢跟在他身后进了公寓。

可是他错了。情形正好相反，现在他什么也听不见，没有呼吸声，也没有含混不清的单音和破碎的句子，甚至连嗡嗡声都听不见，一片死寂。

他首次体会到，寂静有时比噪音更折磨人。

“我很难过。”

警察把手放在他肩膀上。从落地窗上的倒影，他看见那个警察站在他身后，离他只有几厘米。也许曾有当事人在得知噩耗后当场昏倒，所以警察才靠得这么近，好在必要时扶他一把。不过，他还不至于如此。

今天不会。

他不会。

“我跟你讲，”他一边说话一边转过身来，“再过十分钟，雷欧妮就会到这里来和我共进晚餐。在你敲门之前，我才跟她通过电话。其实，我们现在还在通话中……”

他话还没说完，已经意识到别人听见这些话会怎么想。身为心理学家，假如这件事与他无关，他会判断说这话的人应该是惊吓过度。然而今天他并非局外人，他莫名其妙地成了这出戏的主角。和那名警察四目相接之后，他丧失了继续往下说的勇气。

别相信他们说的话……

“很遗憾，我得通知你，你的女友一小时前在来此的途中滑出车道，撞上红绿灯和一面墙。我们还不清楚车祸发生的过程，但车子显然马上起火燃烧，很遗憾，医生也束手无策，她当场死亡。”

事后，当镇静剂的药效逐渐消失，他脑海中不断浮现过去曾治疗过的一个病人。她推着婴儿车走在街上，因为鞋跟松脱，想去买一盒502胶水，就把婴儿车停在商店门口。当时天气很冷，她替五个月大的儿子盖好被子，才匆匆走进店里。三分钟后她走出店门，婴儿车仍旧停在橱窗旁，但里面却是空的，孩子不见了，再也没有找回来。

替这个精神崩溃的母亲做心理治疗时，他常自问，换成是他，他

会有什么样的感觉？发现婴儿车异常地安静，掀开被子的那一刹那，是种什么样的感觉？

当时他以为自己大概永远无法亲身体会那个母亲的心情。然而从今天起，他知道他错了。

序 曲

他接到那通毁了他一生的电话时，正好是下午六点四十九分。他这么准确地记住了这个时间，大家都感到很惊讶，包括警方、他那无能的律师，还有情报局派来的那两个人——那俩人起初自称是记者，然后偷偷在他车后行李箱里塞进一包可卡因。每个人都问他为什么把接电话的时间记得这么清楚，毕竟，这和后来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相比，实在不是很重要。答案很简单，他在接起电话后，曾经盯着答录机上规律闪烁的电子时钟愣了好一会儿。这是他的习惯，每当他想要集中注意力时，就会将视线专注在某个地方，也许是窗玻璃上的一点污渍、桌布的一道褶皱，或是时钟的指针。总之，让双眼凝视某处，仿佛能借此让思绪有个地方休息，就像一艘船在港口里下锚系缆一样，让他能更清楚地思考。在这一连串事件发生之前，当他在诊所里面对病人种种复杂的心理问题时，他习惯盯着厚重木门上的一道纹路。阳光透过深色玻璃照进他格调高雅的看诊室里，随着光线的变化，那道纹路让他联想起一个星座、一张孩童的脸，或是一幅富

有挑逗意味的裸体画像。

他在下午六点四十九分五十二秒时拿起手机接听，浑然不知一场灾难就要发生，也因此他在头几秒里完全没进入状态。他的目光徘徊在这个楼中楼公寓的底层，一切都很完美，罗马尼亚籍的管家露易莎把房子整理得井然有序。公寓位于宪兵市场，在柏林的新市区，他在银行理财专员的鼓吹下买下了这个房子。一个星期前他还觉得这根本是浪费钱，但此刻他却很庆幸中介公司还没能替他把这间豪华公寓租出去，因此今晚他才能给雷欧妮一个惊喜，在阳台上共享一顿烛光晚餐，眺望灯火辉煌的音乐厅，而且他准备问那个她一直不让他问的问题。

“喂？”

他拿着手机走进宽敞的厨房，厨具跟绝大部分家具一样，是前天才装好的。他原本住在柏林市郊一栋湖滨别墅里，邻近连接波茨坦与柏林市的克里尼克桥。

他之所以能过这么优渥的生活，得归功于他在进大学之前就成功地做了一次心理辅导。一个女同学因为一次重要的考试没考好而心灰意冷，意图轻生。他多次跟她长谈，劝她打消了这个念头。这个同学的父亲开了一家电脑软件公司，为了表达感激之意，送了他一些公司股票，那些股票当时并不值什么钱，可是几个月后股价却在一夕间飙涨。

“喂？”他又说了一次。原本他正想把香槟从冰箱里拿出来，此刻他停下来，想把注意力集中在从话筒另一端传来的声音上。没有用，背景杂音太大了，他只能断断续续听见几个字。

“宝贝儿，是你吗？”

“对……起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你在哪儿？”

他快步走回客厅，手机充电器就放在落地窗前的一张小茶几上，窗子正对着皇家剧院。

“现在听得清楚了吗？”

显然没有。他的手机在这整栋大楼里都能清楚收到信号，即使走进电梯，从七楼下到一楼，再到对面的希尔顿饭店里点一杯咖啡，通话都不至中断。问题显然出在雷欧妮的手机。

“……今天……再也不……”

接下来就只听见一连串的杂音，就像用老式数据机拨接网络时发出的声音。杂音随后又突然消失，他还以为信号断了，把手机拿到眼前，看了看闪着绿光的屏幕。

通话中！

他再把手机拿到耳边，刚好又听见了两个字，随后那个混合着风声和电讯干扰的杂音再度出现。从这两个字他清楚辨认出那确实是雷欧妮的声音，也听出她在说出这两个字时并非喜极而泣，她显然出事了。这两个字在后来那八个月里不断纠缠着他——“死了”。

死了？他努力思索这话的含意，想问她的意思是不是无法来赴约了？同一瞬间里，一股不安的感觉涌上他的心头，就像在不熟的地区开车，遇上红灯，路上空荡荡的，一个行人朝他的萨博汽车走来，他会本能地把车门锁上一样地忐忑不安。该不会是她腹中的孩子吧？

一个月前他在垃圾桶里看见了一个验孕棒包装盒，她没有告诉他，她一向什么也不说。跟别人提起雷欧妮时，他总是满怀爱意地说她“文静而神秘”，刻薄一点的人则多半会说她“难以亲近”甚至“个性古怪”。

从外表上看，他和雷欧妮是一对金童玉女，两人的合照很适合放在待售的相框里当活广告，就像一对幸福洋溢的新婚夫妻。她美丽又

温柔，有着浅棕色的皮肤和一头乌黑的鬈发；他三十多岁，模样还像个小男孩，发型中规中矩，眼神里带着一丝幽默，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竟有如此的美女相伴。外形上两人很相称，但个性却是南辕北辙。

第一次约会时他就把一生的故事都告诉了她，但雷欧妮却不太提起自己的事，只说她在南非长大，家人在一家化学工厂失火时丧生，而她刚到柏林不久。除了这些，她的过去对他来说就像一本页片四散的残破日记，有几页上潦草地写了几行，有些地方则整段空白。她没有童年的相片，没有闺中密友，左脸颧骨上方还有一道浅浅的疤痕。每回他一问起，雷欧妮总是立刻转移话题，或是微微摇头。尽管他对此深感疑惑，他却明白这些秘密阻止不了他想娶雷欧妮为妻的念头。

“亲爱的，你想说什么呢？”他把手机换到另一只耳朵旁。“雷欧妮，我听不清楚你说的话。你为什么要说对不起？什么东西‘再也不’？”

而死了的是谁？还是什么东西？他不敢问，虽然他猜想她可能根本听不见他说的话。于是他做了个决定。

“亲爱的，电话信号实在太差了，如果你听得见我说的话，就先把电话挂了，我会马上打给你，也许信号会……”

“不，不要！”

信号突然清楚了起来。

“嘿，总算……”他不禁笑了，但笑声旋即中断。“你的声音怪怪的，你在哭吗？”

“没错，我是哭过，不过这不重要。你听我说。”

“出了什么事吗？”

“没错，但你千万不要相信他们说的话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不要相信他们跟你说的话，好吗？不管他们说什么，你得……”

句子的后半又被电讯干扰的杂音给淹没了。就在同一瞬间，他吃惊地蓦然转身，朝门口望去。

“雷欧妮，是你吗？”他对着电话和大门同时问道。

有人正重重地敲着门。他暗自希望是女友出现在他面前，而手机信号不好只是因为她之前人在电梯里的缘故。这样一来整件事就说得通了。“对不起，亲爱的，我来晚了。下班时间塞车，下次再也不走这条路了，我累死了。”

可是她要我别相信什么？她为什么哭？又为什么敲门？

她是一家税务事务所的助理秘书，今天上午他请快递把公寓钥匙送到她办公室去，还附上一张纸条，要她看《法兰克福汇报》的第三十二页，上面有他刊登的一则启事，画着通往这个公寓的地图。

就算她忘了带钥匙，又怎能在管理员通知他之前径自上楼呢？任何人要上楼都得先经过管理员通报啊。

他开了门，而他的疑问不但没有得到解答，反而更深了。门外是个陌生男子，从外表看来，健身房大概不是他爱去的地方，他挺着个大肚子，把白色的棉质衬衫撑得鼓鼓的，看不出他是否用了皮带，还是全靠肚皮上那圈肥肉撑着那件旧旧的法兰绒长裤。

“抱歉，打搅下。”那人开口了，局促不安地用左手的拇指和中指按着两个太阳穴，仿佛偏头痛正要发作。

事后他想不起这个陌生人到底有没有自我介绍，还是出示了证件。可是那个人说的头两句话是那么刻板，让他马上明白了此人闯进他的世界是基于职业原因。他是个警察，而这绝不是件好事，大大不妙。

“很抱歉，不过……”

噢，天啊，该不会是母亲吧？还是哥哥？可千万别是我侄儿。他脑海里迅速浮现了所有可能出事的亲人。“你认识雷欧妮·格雷果吗？”